

增像王月英寶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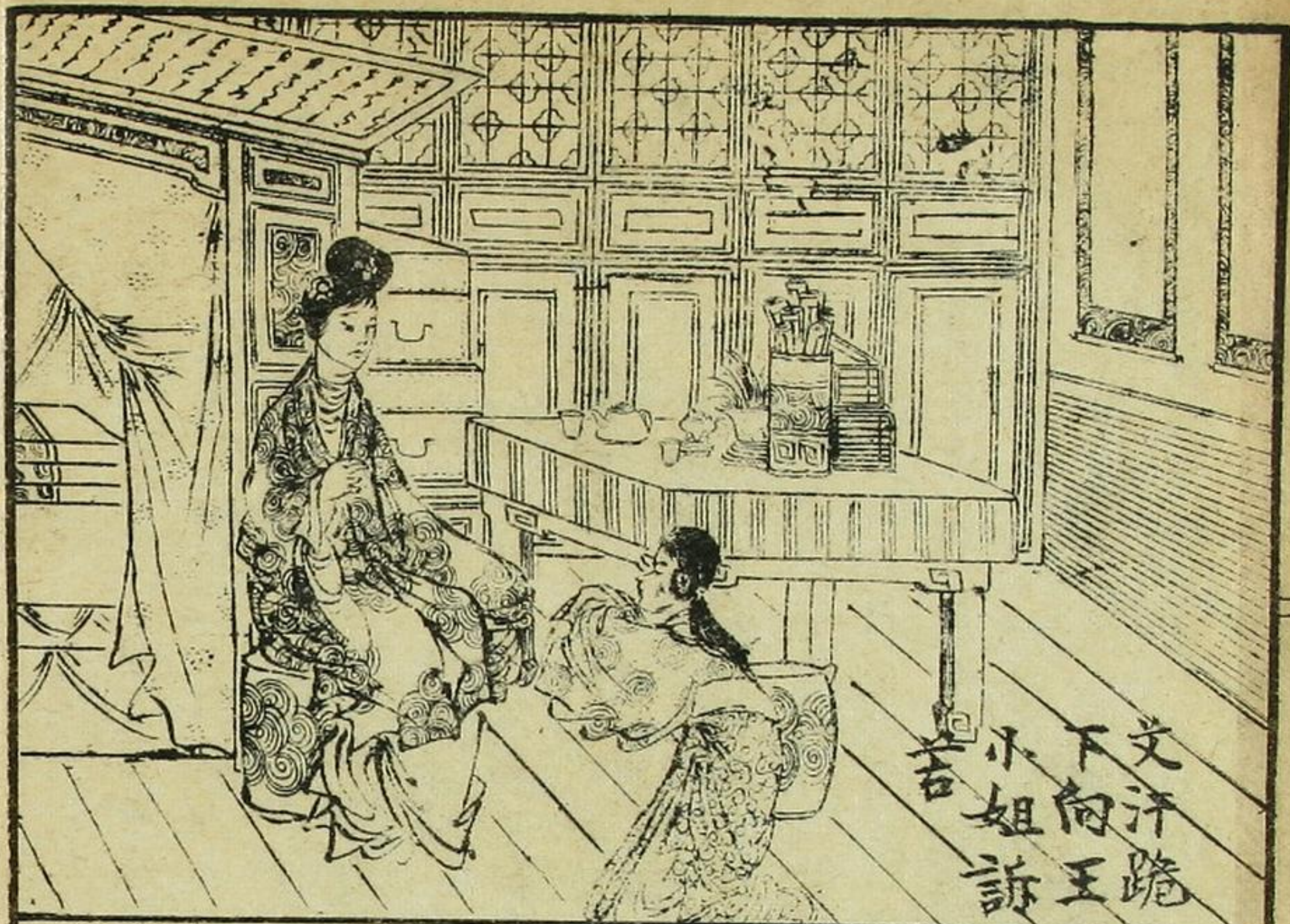
上海蒙古路晉康里四號廣記書局印行

王月英寶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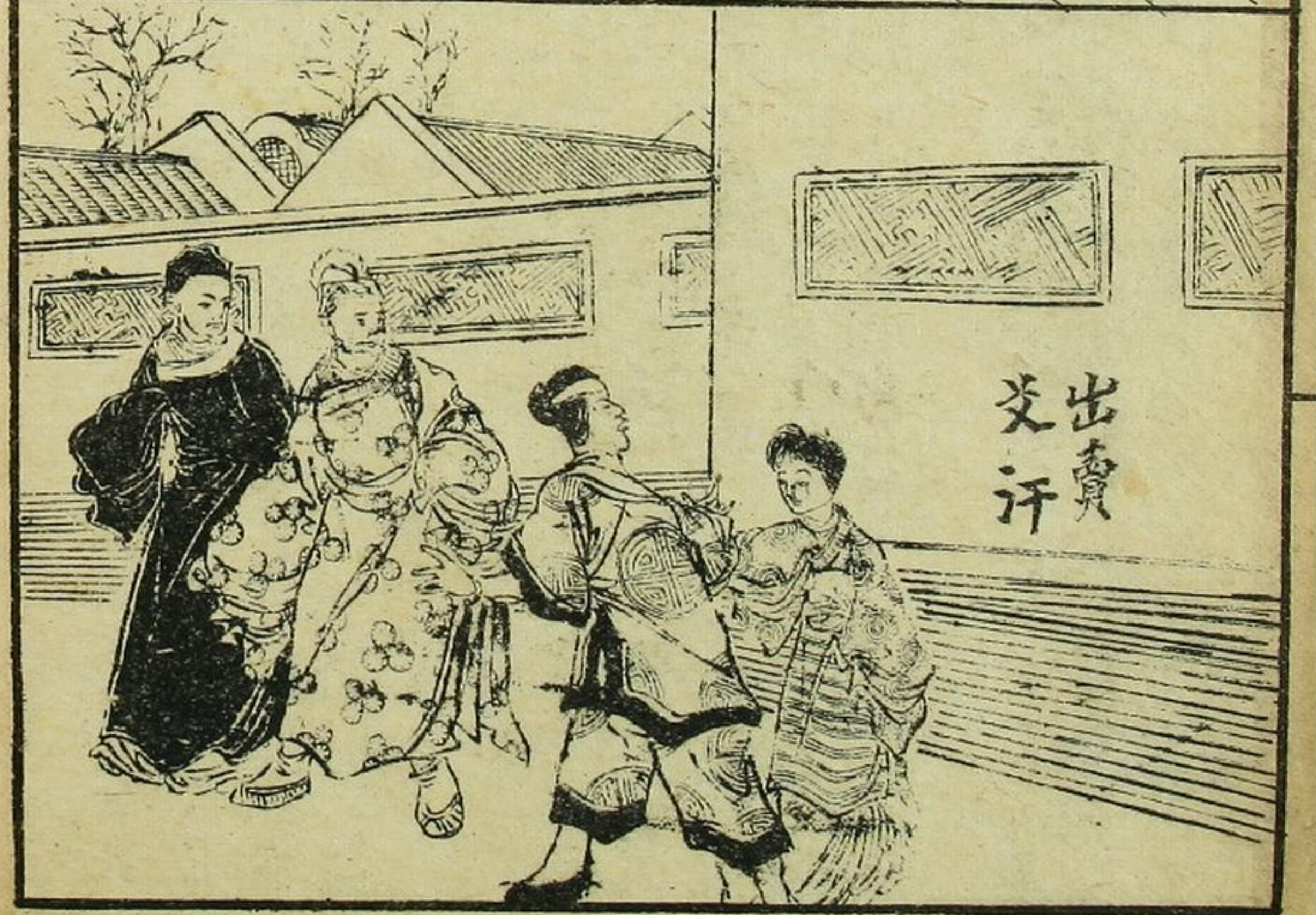
上海廣記書局印行

(16)

王月英寶卷上集



文汗跪下向王小姐訴苦



出賣文汗

月英寶卷初展開 恭迎諸佛降臨來 善男信女虔心聽 增福延壽永無災
蓋聞月英寶卷出在大宋高宗年間。提表一人。是江蘇無錫縣人。氏姓張名鼎臣。號叫佐卿。做過吏部天官。娶妻黃氏。共生兩子。長子元祥。是個舉人。次子元慶。是個秀士。元祥娶妻王氏。名叫月英。生了一女。名叫艾汗。元慶聘了無錫北門成明之女。名叫鳳英。因年幼未娶。後來張鼎臣病故。元祥守孝在家。待三年孝服滿了。元祥上京赴考。

自古好人多磨難 不磨不難不成人

宋朝皇爺開南選 考取天下有才人 元祥當時忙不住 收拾書箱上東京
堂上別了生身母 書房別了二弟身 房中又別嬌妻子 叮嚀囑咐女佳人
堂上婆婆你侍奉 好好照顧艾汗身 月英聽了連聲應 愿君高中早回程
夫妻母子來分別 一家送出大府門 正是大爺求官去 一場禍事到來臨
自張元祥動身以後。未及數月。家中遭了一場天火。將萬貫家財。化為灰塵。婆媳二人。另外找了小房屋居住。元慶到先生家中讀書去了。

自從大爺動身後 一場禍事到來臨 天官府內失了火 百萬家財化灰塵
一家大小無可奈 小小房子且安身 日食三殮無出處 巴巴結結過光陰
那知大爺離家後 三年無信轉家門 太太得了思兒病 不眠不起在床心
不表太太身有病 再說張家二官人 正在書房經文讀 夜間忽然惡夢臨

左思右想心不定 要往家中走一巡 辭別先生老夫子 出了書房兩扇門
 無心觀看城外景 一心只奔自家門 正行舉目抬頭看 自家門在面前存
 走將前來將門叫 驚動賢良王月英 移動金蓮來走出 用手開了兩扇門
 月英抬起頭來看 見是二叔自家人 叔嫂同到高廳上 二爺上前把禮行
 病房看過生身母 又把嫂嫂叫一聲
 元慶叫了一聲嫂嫂。我今天回來非為別事。只因昨夜做了一個惡夢。好不驚人。故來請
 嫂嫂參詳。月英道。請叔叔講來。

為叔回家無別事 有一奇巧怪事情 今夜三更得一夢 回來請嫂詳吉凶
 夢見三間祖堂倒 跌斷中梁柱一根 祖堂比的那一個 中梁比作那個人
 又夢廳前燈二盞 一盞明來一盞昏 明燈比的那一個 昏燈比作什麼人
 又夢肥豬城內趕 白馬駝來歹金剛 肥豬比的那一個 白馬比作什麼人
 又夢東樓失了火 眼見燒到白玉廳 放火之人那一個 救火又是什麼人
 花園有株母子樹 蜜蜂在上叫呼吟 子母樹比那一個 蜜蜂比作什麼人
 又夢花園井兩口 一眼有水一眼空 有水比作那一個 空井比作什麼人
 只是小叔陽台夢 未知好歹吉和凶 有凶你把凶來斷 逢凶化吉說來聽
 公子將夢說完了 嘆壞佳人王月英

呵呀。叔叔呀。你只個夢中之事。我來詳解與你聽罷。
 你今得的夢中事 我來詳解與你聽 你夢三間祖屋倒 跌壞中梁柱一根

祖堂比作老婆婆 只恐不久要歸陰 你見廳堂燈二盞 一盞暗來一盞明
 明燈比作成明賊 暗燈比作你當身 又說東樓失了火 眼見燒到白玉廳
 放火却是成明放 救火是你大長兄 鄉下肥豬城內趕 白馬駝作歹金剛
 金剛比作蔡知縣 肥豬比作叔爺身 花園有株子母樹 蜜蜂在上叫呼吟
 子母樹比成小姐 蜜蜂比作艾汗身 花園之中兩口井 一口有水一口空
 有水比作成小姐 空井却是奴當身 看來這等多模樣 艾汗自己與了人
 為嫂圓此夢中事 二分好來八分凶 夢中言語忝不透 為嫂指點你當身
 本城有個關王廟 廟中神籤十分靈 你今去到關王廟 求求關王大聖人
 聖人發下上上課 還往南學把書攻 倘若發個下下課 快快遠走去避凶
 避凶休往別處去 可到東京汴梁城 找你哥哥一個人 大娘方才講完了
 二爺一聽唬吊魂 欠身立起忙開口 只把嫂嫂口內稱 我今去到關王廟
 未知好歹吉和凶 若是小生無災難 一家和合值千金 若是小弟有凶險
 還是他方去避凶 我去避凶也罷了 怎捨生身老母親 母親在家全仗你
 望嫂照顧老年人 三餐茶飯要你奉 四季衣衫要當心 姪女艾汗方七歲
 當心領帶他成人 我家並無多男女 單單只有這條根 二爺說此一夕話
 王氏大娘答連聲 叫聲叔叔你去罷 莫把家事掛在心 惟愿叔叔自保重
 為嫂也不細叮嚀 元慶辭別出門去 一心求神問吉凶 一路行程來得快
 關王廟在面前存 將身走入廟堂內 大殿之上把香焚 雙膝跪在丹墀上

祝告關王大聖人

張元慶跪下祝告道。弟子張元慶。因昨夜做了一夢。異常凶惡。不知是凶是吉。特來叩問大聖。若是小生並無災禍。望發上上籤一根。如若定有災難。發一根下下籤來。

祝告一番取籤筒

雙手捧定往外傾。籤子一條發下了。下下二字載分明。

二爺就把古人看

侯成盜馬兩無功。相公又把籤來求。二十二籤在手中。

二爺又取籤書看

韓信屈死未央宮。連求三次皆下下。唬得相公失了魂。

叩頭已畢將身起

走出關王古廟門。廟門走出二公子。要做逃災避難人。

不表相公逃避話

再說成明一個人。成明有個女兒。名叫鳳英。自幼許配與張元慶為妻。成明見張家窮了。起了歹意。要想賴婚。賄通當地蔡知事。買盜叛賊。誣害元慶。

成明忽然起歹意。做了嫌貧愛富人。拿銀買囑蔡知縣。誣害元慶相公身。知縣差了人兩個。假請元慶到衙門。兩個公差領命去。路上正逢張相公。公差上前說有請。呈上請帖看分明。公子一見心暗想。縣主請我是何因。若要當時回不去。恐怕別有大事情。吩咐公差前面走。元慶公子後頭跟。一直來到縣堂上。見了知縣把禮行。蔡公當時變了臉。喝聲何不跪埃塵。公子回言身無過。父台發怒為何因。知縣擲下成明稟。殺人搶劫罪非輕。公子一見魂吊了。只得雙膝跪在塵。看起今朝如此樣。難出天羅地網門。哭聲哀告縣知事。生員怎做犯法人。你在無錫為知縣。休要錯認定盤心。

成明忽然起歹意

做了嫌貧愛富人。拿銀買囑蔡知縣。誣害元慶相公身。

知縣差了人兩個

假請元慶到衙門。兩個公差領命去。路上正逢張相公。

公差上前說有請

呈上請帖看分明。公子一見心暗想。縣主請我是何因。

若要當時回不去

恐怕別有大事情。吩咐公差前面走。元慶公子後頭跟。

一直來到縣堂上

見了知縣把禮行。蔡公當時變了臉。喝聲何不跪埃塵。

公子回言身無過

父台發怒為何因。知縣擲下成明稟。殺人搶劫罪非輕。

公子一見魂吊了

只得雙膝跪在塵。看起今朝如此樣。難出天羅地網門。

哭聲哀告縣知事

生員怎做犯法人。你在無錫為知縣。休要錯認定盤心。

贊門秀士天官子

十載寒窗用盡心。兄長京中求官去。生員攻書望成名。

小小知縣竟如此

平地風波誣害人。如若我兄回家轉。你的知縣做不成。

聽你當堂打死我

要我招供萬不能。知縣一聽心大怒。吩咐當堂取夾棍。

一連三棍繩收緊

喝問招承不招承。又把腦箍來上起。公子昏死地埃塵。

人不傷心不得死

冷水噴面又還魂。哎呀一聲甦醒了。頭暈目昏眼難睜。

朝上扒也扒不動

往後扒來骨頭疼。如今不把口供畫。賊官好似五閻君。

兩邊衙役多凶狠

勝如牛頭馬面身。公差本是勾魂鬼。我今到了枉死城。

左思右想刑難受

只得堂上苦招承。是我是我真是我。打劫鄉宦成大人。

殺死丫環人兩個

劫了財寶共金銀。這是小人真實話。並無半句是虛言。

話說蔡知縣見元慶認了供。心中大喜。當時吩咐牢頭。把元慶帶進監牢。未白曉得哉。

牢頭答應一聲有

公子帶進牢獄門。世上多少冤枉事。蒼天自然有眼睛。

不表公子身受苦

再表大娘王月英。話說王月英。因叔叔到關王廟求籤去了。多時未回。心中有些不安。即叫艾汗外面去探聽信音。

艾汗奉了母親命。即忙移步往外行。將身來到街坊上。見人傳說耳內聽。說的無錫蔡知縣。不顧天理只圖銀。北門鄉宦成明女。久已許配元慶身。只因張家遭天火。愛富嫌貧要賴婚。買動賊官定了罪。誣良為盜下牢門。

艾汗奉了母親命

即忙移步往外行。將身來到街坊上。見人傳說耳內聽。

說的無錫蔡知縣

不顧天理只圖銀。北門鄉宦成明女。久已許配元慶身。

只因張家遭天火

愛富嫌貧要賴婚。買動賊官定了罪。誣良為盜下牢門。

可嘆天官二公子 苦打成招受難星 艾汗聽了一番話 唬吊三魂少二魂
三步當作兩步走 奔入家中叫母親 不好了來不好了 禍比天高少二分
就將街坊聽的話 如何長短說分明 艾汗一直說到底 嚇壞賢良王月英
二目傷心流下淚 就把爹娘叫幾聲 只說廟中求籤去 誰知被害入牢門
你今落在奸人手 那個搭救你當身 咬定銀牙一聲恨 罵聲奸賊老成明
我家有何虧負你 平空屈害把人坑 賊官收了財和寶 屈打二爺入牢門
無故害人傷天理 蒼天怎不開眼睛 哭罷一場方才了 要到婆房走一巡
將身走進婆房內 叫聲婆婆老夫人 親娘病體今可好 可要街坊請先生
大娘問了多一會 夫人開口把話云 我今病勢多沈重 乍寒乍熱不安寧
又問媳婦有何事 元慶爲何不來臨 大娘一聽心中苦 便把婆婆叫幾聲
今有大事不好了 二叔被害在牢門 從頭至尾說一遍 唬壞太太老夫人
太太聽了一番話 好比尖刀刺在心 眼望牢中高聲叫 苦命姣兒叫不停
只道書房將書念 誰知老賊壞良心 你今陷入監牢內 那個來救小姣生
又望北門高聲罵 罵的奸賊老成明 張家那件虧負你 誣我孩兒做强人
嫌貧愛富傷天理 殺之不足副有零 又望縣衙高聲罵 大膽賊官了不成
你在無錫爲知縣 放肆胡行害好人 小小知縣有多大 天官後代竟看輕
今日去把縣堂上 不打賊官了不成

恨月英道我跟婆婆一同去罷

張老夫人手拿龍頭拐杖望着媳婦說道我今日到知縣衙門打死賊官方洩我心中之
恨月英道我跟婆婆一同去罷
婆媳悲痛往前走 出了自家兩扇門 將身來到街坊上 夫人看見許多人
回頭便把兒媳叫 王氏賢媳你是聽 不必同到縣衙去 我今與你轉家門
你的丈夫有官職 耀武揚威到來臨 月英問道在那裏 莫非婆婆見鬼神
只說一聲見了鬼 渾身冷汗打寒驚 太太此刻心中亂 眼見來了衆鬼魂
大鬼手內拿了票 小鬼手內拖鐵繩 叫聲兒媳扶定我 快快回轉自家門
將身來到中堂上 一衆鬼使已入門 府縣城隍門外站 當方土地隨後跟
世間生死由天命 算來由命不由人 叫聲兒媳快燒紙 莫要得罪上使們
今日爲娘大限到 一個時辰要歸陰 我今有話吩咐你 切切牢牢記在心
有錢就把棺材買 無錢蘆蓆也可行 艾汗孫女方七歲 要你領帶教成人
張家並無多男女 還望照顧元慶身 千萬看在叔嫂面 要你送飯到牢門
吩咐一場方纔了 夫人一命見閻君 唬壞月英王氏女 親娘喊的不住聲
只說去把人情講 搭救二叔出牢門 那知走到街坊上 陡得大病命歸陰
婆婆今日身亡故 活活難壞我當身 頭前沒有倒頭板 脚下又無引路燈
手內銀錢沒一點 那來棺木收屍靈 萬分出於無可奈 求化左鄰右舍人
忙把青絲打散了 幾根麻皮繞頭心 悲悲切切往外走 來到大門外面存
雙膝跪在大門外 叫聲左右四鄰人 我夫求官未回轉 二叔被害在牢門
婆母今日身亡故 沒有銀錢收屍靈 奴家此刻真無法 乞化鄰舍善心人

只求幫助銀六兩 買口棺木殮娘親 等到丈夫回家轉 本利加還送上門
 左鄰右舍心田好 幫助大娘六兩銀 將身來到棺材店 買口棺木抬進門
 棺材抬到中堂上 忙忙收殮死屍靈 王氏跪在靈前哭 只哭苦命老娘親
 你今一命歸西去 媳婦燒紙可知情 痛哭一場悲不止 艾汗在旁叫娘親
 王氏伴靈來守孝 想起婆婆囑咐情 親娘臨死對我講 牢中照顧二爺身
 叫我牢中去送飯 沒有銀錢怎樣行 千思萬想無主意 想出一計在中心
 王月英要想送牢飯 與叔叔吃去無奈家中錢也沒有米也沒有左思右想無法可施忽
 然心生一計走到自己房中拿出一面篩子放在地下將頭上的烏雲髮打開剪了下來
 扎成三支假頭髮叫艾汗拿出去賣

要往牢中去送飯 沒有銀錢怎樣行 站起身來忙移步 只奔香房裏面存
 篩子一把放在地 剪刀一把拿手中 左手打開烏雲髮 做了剪髮賣髮人
 今日二叔身有難 剪髮賣錢進牢門 咬定銀牙發個狠 中心剪下髮萬根
 急忙扎成三支假 叫聲艾汗小姣生 取了一個蓮花碗 放在籃子裏面存
 這是為娘三支假 你到街坊賣與人 監牢裏面送頓飯 也盡我的一片心
 且白兒呀三支假拿到街坊去賣賣了便罷若賣不了可到王媽店中我是他的恩人你
 說為娘拜托於他將三支假換幾個饅頭與碗漿湯送到牢中相會二叔一面表我母女
 一點心意兒呀須要小心艾白不要母親叮嚀為兒曉得了
 艾汗當時忙不住 辭別母親動了身 一手抓住三支假 小小籃子提手中

啼啼哭哭將身起 做了長街賣髮人 東街賣到西街去 南街賣到北街心
 正正賣了多一會 沒個人來問一聲 艾汗思量無可奈 去上王婆飯店門
 說道快來真個快 王媽店在面前存 停身止步來站下 用手敲敲叫開門
 叫門三聲來站定 驚動裏面姓王人

丑旦白正在家內做生活聽得有人叫門急忙開門一看原來是小汗乖乖為何三行鼻
 涕兩行淚艾白媽媽有所不知只因老賊成明壞了良心嫌貧愛富買通無錫知縣他把
 我二叔混進公堂三拷六問畫了口供定成死罪如今打在牢內要到牢中看望二叔並
 無分文母親將青絲髮剪下扎了三枝假叫我來賣賣了便罷賣不了叫我到媽媽店中
 來換一碗漿湯幾個饅頭老旦白艾姑娘如此說法將假帶回我拿幾個饅頭盛碗漿湯
 與你就是了艾白王媽媽你老人家岸上無田河內無船又沒大生意我又不是花子你
 不要假如何要你的饅頭老旦白哎啣啣這麼大孩子伶牙俐齒却說得有理如此將假
 丟下拾幾個饅頭盛碗漿湯送你二叔去罷艾白王媽媽監牢門在那裏老旦白從此地
 轉灣過去有黑漆衙門那裏就是艾白得罪你我就此去了

艾汗當時忙不住 辭別王媽動了身 漿湯饅頭取在手 移動金蓮往前行
 穿街過巷來得快 只奔縣前虎頭門 一頭走來一頭哭 聲聲哭叫我父親
 你在東京不知道 怎知家中大事情 祖母一命歸西去 二叔陷入監牢門
 你的女兒來送飯 拋頭露面活現形 悲悲切切來得快 牢門早在面前存
 黑漆衙門朝南坐 有理無錢莫進來 艾汗站在牢門口 用手敲敲叫開門

丑白牢內人已坐滿了。又有什麼人來坐牢。艾白禁子大爺裏邊有個張元慶麼。丑白你
 是他什麼人。艾白我是他姪女來送飯的。丑白你來送飯。要進牢門。拿個包子來。沒有包
 子。就想送飯麼。艾白想我母親剪下青絲髮。換點饅頭。那有銅錢送他。如何是好。有了待
 我哄他一哄。禁子大爺。我這裏有七八千文。送與大爺。只當買杯茶吃罷。丑白小女子。你
 可知道公門不要背後錢。你要先把錢。然後纔開門。艾白大爺話亦差矣。我此刻把你被
 人見了。要與你分。待我進去與你。豈不是一人獨得。丑白孩子說得不錯。你進來罷。艾白
 呵。丑白把錢拿來。艾白你說公門不取背後錢。我不把錢。你就放我進來麼。丑白你到
 打起虎來了。沒錢快快出去。艾白你捨我出去。我就喊了。丑白喊什麼。艾白說你將我一
 吊錢搶去。丑白不看你這麼大點人。恨起來罵你一頓。我問你還是提牢送飯。還是挨牢
 送飯。艾白大爺怎麼講。丑白提牢送飯。將你二叔提出號來。挨牢送飯。挨到你二叔方能
 送飯。艾白既然如此。提牢送飯。

艾汗抬起頭來看 看見二叔自家人 上前一把來扭住 苦命叔爺叫幾聲
 清清白白家中坐 平空大禍吊上身 傷心害理冤枉事 可恨為官太不仁
 文雅之人書生體 骨瘦如柴忘了形 面如黃紙不能看 好似陰曹一鬼魂
 叫聲叔爺醒來罷 姪女送飯到來臨 高喊三聲不答應 低叫三聲沒回音
 回過頭來轉過面 牢頭大爺叫一聲 伏望大爺行方便 二叔刑法鬆一鬆
 你將刑法來鬆了 讓我叔姪談談心

丑白這麼大個東西。要錢沒有分文。還要刑法鬆了。恨起來打你幾下。走開些。將刑法鬆
 了。快談幾句罷。老爺要查監呢。小生白。哎。吓。蒼天。蒼天。吓。

哎吓一聲暈過去 鬼門關上走一遭 悠悠甦醒還陽轉 出了陰司地府門
 猛然睜開昏花眼 看見姪女七歲人 嬌兒你不家中住 來到此處為何因
 你且叔叔腿上坐 家中事情說我聽 堂上祖母可安泰 你父求官可回程
 你母在家可賢慧 可曾苦打你當身 一一從頭對我講 叫我方放這條心
 艾汗一見叔爺問 二目不住淚紛紛 二叔問我家中話 一一從頭說你聽
 堂上祖母也安泰 我父求官未回程 我母在家多賢慧 未曾拷打我當身
 只因叔爺將籤問 我母在家不放心 打發姪女去聽信 長街遇見二老人
 二老吃酒講閒話 說你受屈在牢門 姪女得了真確信 歸家告訴我親娘
 親娘聽了如此話 母女抱頭放悲聲 我母在家心不放 叫奴送飯到牢門
 漿湯饅頭來送到 送與二叔把飢充 祖母到底可安泰 姪女艾兒叫幾聲
 為叔心中悽惶苦 珍羞百味怕沾唇 只因聽了叔爺話 他要到縣說人情
 艾汗此刻忍不住 提起祖母更傷心 只得當時回家轉 可憐一命歸了陰
 方才出了大門外 只見衆鬼當面迎 四鄰幫助銀六兩 方才收殮老年人
 怎奈無錢買棺木 母親求化四鄰人 一聽親娘身亡故 心中猶如烈火焚
 二爺一聽重又問 可是我母命歸陰 眼望家中流下淚 苦命親娘哭不停
 雙膝跪在監牢內 兩手不住自捶心 誰知一命見閻君 半路去了親娘母
 只說我母身安泰

莫怪爲兒不載孝 恨的奸賊把人坑 只得望空拜幾拜 表表爲兒一片心
又望家中一聲喊 喊聲嫂嫂王月英 難爲你來難爲你 實實難爲你當身
難爲殯葬生身母 難爲送飯到牢門 重生父母差多少 再世爹娘勝幾分
看來今日如此樣 怎麼報答你大恩 哭罷一場方才了 又把艾汗叫一聲
叔爺夜臥軋床上 百般刑法怕殺人 左邊上了生鐵鍊 右邊又網粗麻繩
當中一塊塘心板 撐上挺尸杖一根 手靠脚鍊睡下去 捺板捺得緊吞吞
心要動來身難動 腿要伸來脚難伸 眼要扎來不敢扎 又怕鐵釘釘眼睛
可恨知縣心太狠 每日公堂比錢文 有了銀子二百兩 叔爺刑法鬆一鬆
沒有銀子二百兩 死在牢中沒救星 如今虧了人一衆 多虧同窗衆弟兄
送銀一百八十兩 只少廿兩雪花銀 怕的冬前與秋後 回家拜上你娘親
你娘本是賢良女 要你看了叔嫂情 有錢就把棺材買 京詳一到命難存
法場上邊將我斬 你母要做收尸人 這是爲叔對你講 無錢蘆蓆稻草繩
京中若有人來往 帶信告知你父親 正在叔姪談心處 切切牢牢記在心
正在叔姪談心處 只聽牢頭叫得凶 小丑白要錢沒有 還在這裏哭你娘的苦處快些出去罷
艾汗推出牢門外 不見二叔自家人 哭哭啼啼往前走 走到自家兩扇門
將身來到孝堂內 見了開懷喂乳人 上前一把來拉住 親娘你且聽原因
你叫孩兒去送飯 牢中會見叔父身 他聽祖母身亡故 頓足捶胸大放聲

叔爺說道難爲你 難爲娘親賢慧人 他在牢中苦萬狀 百般刑法不離身
只狠賊官心太毒 每日公堂比的凶 有了銀子二百兩 叔爺刑法鬆一鬆
沒有銀子二百兩 他在牢中無救星 虧人不虧別一個 虧了同窗衆弟兄
送銀一百八十兩 還少廿兩雪花銀 沒有別的拜托你 囑我回家托娘親
湊成銀子二十兩 牢中搭救自家人 這是叔爺說的話 要求母親發善心
早將銀子送去了 也是爲娘一片心 艾汗方才說完了 苦壞大娘賢慧人
大娘聽了如此話 勾搭心肝滿肚疼 眼望牢中流下淚 苦命二叔叫幾聲
你在牢中不知道 那知家中大事情 婆婆一命身亡故 活活難壞我當身
沒銀殯葬親娘母 求乞左鄰右舍人 爲你牢中送頓飯 剪了青絲髮萬根
今要銀子二十兩 叫我何處去找尋 左思右想無主意 低下頭來口問心
婆母臨終托付我 叫我照看二叔身 要得銀子二十兩 除非出賣小嬌生
如若不賣姣生子 牢中苦壞二爺身 忙把衣袖揩眼淚 就把乖乖叫幾聲
且白爲娘有句話對你講 小且白母親是句什麼話 且白你到王媽媽店中就說奶奶一
命亡故家內不住鬼吵母親有些害怕請王媽媽做個伴兒 小且白咳母親東也叫我去
西也叫我去跑得兩足生疼 我是去不去 且白兒吓就此一回下次不要你了 小且白下次
不叫兒走兒就去了 且白我兒快去快來

艾汗當時忙不住 別了母親向前行 出了自家門兩扇 悲悲切切在心中
一路行程來得快 王家門在面前存 上前忙把門來叫 叫聲媽媽快開門

老王正在家中坐 忽聽有人叫門聲 邁步來至大門口 用手開了兩扇門
抬起頭來忙觀看 認得七歲艾玉春

老旦白 我道是那個原來是艾姑娘。你來做什麼的。小旦白 王媽媽。你有所不知。只因奶奶一命亡故。家內不住鬼。吵母親駭怕。請媽媽去做幾天伴兒。老旦白 哎呀。小姑娘。你奶奶死了。我正當來做伴兒。當日我住在你家後門口。你母親幫住我多少。如何不去請姑娘前面帶路。一同而行。小旦白 媽媽到了。請進門來。老旦白 來了。待我先去太太靈前叩個頭。再與大娘見禮。大娘在上。王老有禮。旦白 媽媽請坐。老旦白 不知大娘叫老王有何吩咐。旦白 王媽媽不知聽我道來。

叫聲王媽你坐下 我把苦衷說你聽 丈夫求官不回轉 消不聞來信不通
可恨成明老賊子 一見我家天火焚 嫌貧愛富生歹意 買通賊官用金銀
將我二爺誑了去 買盜扳害定罪名 打下牢監真個苦 婆婆要去討人情
一出大門見了鬼 回家一命就歸陰 求借鄰人銀六兩 殯殮婆婆用盡心
牢中送飯與二叔 將假相換承你情 艾汗去到監牢內 可憐二叔受非刑
只因少銀二十兩 每日堂上比殺人 向道姪女回家轉 托我措辦雪花銀
我今無處去措辦 請你來為這庄情 萬分出於無可奈 只得出賣小嬌生
今日賣我嬌生女 未知冤家可肯行 可行可去跟你去 一筆勾消不必論
若是冤家不肯去 必定要打我姪生 我若舉手望下打 要你當中說人情
你今救人救到底 莫叫打壞我嬌生 說罷一場心中苦 就把姪兒叫一聲

為娘有句傷心話 要與我兒說一聲 請來王媽無別事 今日要賣我姪生
非是為娘心腸狠 為的叔叔自家人 甯可賣我嬌生女 不可苦死你叔身
叫聲姪兒你去罷 跟了王媽一同行 艾汗說我才七歲 不知南北與西東
吃飯不知飢和飽 睡覺不知那頭低 誰人梳頭與裹足 誰做縫針補線人
親娘甯可打死戒 要我離娘萬不能 滿腹如刺綉花針 艾汗說此傷心話
王氏聽了女兒話 冤家如何肯動身 冤家今才七歲正 說出話來痛殺人
若是今日將他賣 心內思量暗沉吟 欲要今日將他打 怎忍痛打我嬌生
忙把衣衫揩眼淚 倒做推三阻四人 用手一指開言罵 大膽畜生了不成
好言好語對你講 活活打死小賊人 快跟王媽將身動 縱有閒言總不論
若還半字言不肯 艾汗抱住親娘身 王氏口內假生怒 打人家法手中存
手舉家法往下打 親娘不必將我打 孩兒情愿去賣身

王月英寶卷下集

王氏聽了將兒叫	苦命心肝叫幾聲	休怪為娘心腸狠	為的你叔牢中人
你在娘懷略坐坐	娘有言語說兒聽	養你不是好養的	用盡為娘一片心
東廟燒香求兒女	西廟拜佛為子孫	多蒙神聖來保佑	得了我兒花一盆
記得為娘將你帶	珍羞百味怕沾唇	羊羔玉米不要吃	蜜伴洋糖不稱心
走起路來吁吁喘	吃口茶來作惡心	一月兩月將兒帶	三月四月孕在身
五月六月分男女	七月八月娘安身	九月懷胎身已重	將交十月要分身
忽然腹內疼幾陣	為娘熬得死復生	接連幾陣暈過去	生下裏心靠胆人
三朝五日怕風冷	十二朝上才放心	痧麻痘疹一百日	費盡心機受苦辛
兒打登登娘歡喜	走一步來笑個昏	為娘領你將七歲	用盡三毛七孔心
只因二叔身遭難	無奈只得賣姣生	為娘與你針和線	已後縫補自己行
若賣人家為媳婦	伏侍公婆要小心	姑娘小叔休爭鬪	還須敬重你夫君
三茶四飯你去煮	不可懶惰不肯行	無事不可鄰家去	免得是非到來臨
三從四德須當記	要照為娘一樣行	若賣人家為使女	小心伏侍你主人
叫你東就東邊去	叫你西來西邊行	若是違了主人命	恐要苦打你當身
棒棒打的嬌生女	句句要罵你娘親	為娘言語吩咐你	切切牢牢記在心
大娘說罷傷心苦	又把王媽叫一聲	你把我兒帶了去	長街之上賣嬌生

多不要來少不要 定要廿兩雪花銀 東西南門皆可賣 切切莫向北門行
怕人不怕別一個 怕的奸賊老成明 怕的成明知到了 定然斬草要除根
說罷雙膝來跪下 拜托王媽要當心 你今受我這一拜 我兒性命靠你身
王氏哭得肝腸斷 狠心王媽不消停 一把拉住艾汗手 走出張家大門庭
王氏大娘哭不住 篷頭散髮趕出門 一直跑出大門外 七歲心肝叫幾聲
不表王氏心大慟 再說王媽上街行 一手攙住艾汗手 草標插在艾汗身
東門賣到西門去 又到南門走一巡 東西南門都走到 沒個人來問一聲
老旦白艾姑娘稍爲來歇息 有人問你切莫說真名實姓 小旦白是了
一手挽住艾汗手 只奔北門大街行 走向前來抬頭看 成家府在面前存
老王不把前門走 只奔花園兩扇門 上前便把門來叫 梅香姐姐快開門
副旦白正在園中坐 忽聽人叫門 是何人叩門 老旦白是我老王來了 副旦白原來是王
媽待我報與小姐 走走行行已到樓門 姑娘在上 今有王媽要見 旦白叫他進來 副旦白
是王媽快些進來 老旦白艾姑你要小心莫說實話 你先站了 我會姑娘去 走走行行來
上樓門 姑娘在上 老王叩頭 旦白王媽我已前叫你買個丫頭 如何今日才來 可有丫頭
帶來 老旦白小姐聽稟 怪人不知理 知理不怪人 老王東裏揀西裏選 好容易揀了一個
白白淨淨 體體面面的好丫頭 旦白王媽難爲你帶來看看 老旦白是了艾姑娘同我
來 小旦白來了 姑娘在上 奴婢叩頭 旦白真正好個小丫環 丫環你的家住在那裏 小旦
白不住東門在西門 旦白王媽媽小丫環說話有些不穩重 老旦白姑娘不曉得他家先

在東門今又搬到西門 旦白那也罷了 丫環你姓什麼 小旦白不姓張就姓李 白旦王
媽媽你帶他去了 我不要了 老旦白姑娘你又不曉得他父姓李 一命亡故他媽媽又嫁
個姓張的 故此說不姓張就姓李 旦白那也罷了 但不知今年幾歲了 老旦白今年七歲
旦白要多少銀子 老旦白理應一歲一兩 只因他家遇一冤枉之事 要多幾兩 只要二十
兩銀子 旦白既然如此 就把二十兩銀子 外與三兩媽媽的謝儀 老旦白我不要 我不要
多謝姑娘了 旦白王媽代他取個名字 春桃 夏蘭 秋菊 冬梅 皆已有了 就叫做新來罷 旦
白到也罷了 老旦白新來我去了 過兩天來看你 還帶果子與你吃 得罪姑娘 老王去了
不表王媽他去了 再說高樓成鳳英 只見外面天已晚 新來丫頭叫幾聲
你去收拾我床被 安排好了我安身 艾汗聽說這句話 兩眼珠淚落紛紛
低下頭來心思 要做鋪床摺被 打起南方丙丁火 點起長命一盞燈
金鈎掛起芙蓉帳 担担牙床去灰塵 上鋪褥子下鋪毡 大紅錦被安床中
看見一對鴛鴦枕 難煞落難受苦人 東頭擺下鴛鴦枕 怕的姑娘西頭眠
西邊擺下鴛鴦枕 又怕姑娘困東邊 兩頭安放鴛鴦枕 聽從姑娘那頭眠
鋪床摺被停當了 奉請姑娘上牙床 新來拿燈前面走 後跟姑娘成鳳英
鳳英走到香房內 收拾解帶寬衣衿 金蓮跨到踏板上 睜開二目看分明
用手一指高聲罵 新來丫頭了不成 別人胆大身包胆 你的胆大胆包身
叫你鋪床來摺被 放下雙枕爲何因
小姐走到床上一看 見兩個枕頭放在兩邊 大罵道 你只個丫頭 好不知道理 如何擺了

兩個枕頭

新來丫頭全不怕 走上前來說短長 東頭擺下鴛鴦枕 姑娘就在東頭眠
西邊擺下鴛鴦枕 姑娘就在西頭眠 兩頭擺下鴛鴦枕 聽從姑娘那頭眠
望乞姑娘生慈念 下次奴婢自小心
成鳳英想道。昨日母親來看我的針工。因天色已晚。就睡在樓上。故有兩個枕頭。新來丫頭那裏曉得。亦不能錯怪於他。

小姐就把新來叫 下次做事要小心 新來睡在踏板上 一陣心酸肉又疼
夢中悲哭中心恨 叫聲開懷我母親 你在家中不知到 那知孩兒遇難星
自幼長成年七歲 未曾一日離娘身 今晚睡在踏板上 那有親娘靠兒心
有時得見親娘面 兒就死了也甘心 又望東京一聲叫 叫聲爺爺我父親
你在東京不知道 那知家中大事情 婆婆一命身亡故 二叔打在監牢中
母親一人獨守孝 七歲女兒賣與人 艾汗心念多一會 耳聽瞧樓起了更
眼望家中流下淚 苦命叔父叫幾聲 為生為死總為你 為你母女兩下分
艾汗嘆罷多一會 耳聽瞧樓鼓二更 又向北門開言罵 罵聲成明老奸臣
張家那件虧負你 害我一家好傷心 艾汗正在潑口罵 聽得瞧樓正三更
艾汗不覺入了夢 夢見父親轉家門 粉底烏靴穿足上 頭戴烏紗穿大紅
幾對板子幾對棍 幾對提燈幾對繩 金鑼開道嗚嗚响 肅靜迴避怕殺人
前護後擁人無數 人馬滔滔後面行 我父身坐八人轎 旗傘執事進家門

好了好了真好了 要拿奸賊把冤伸 堂上捉住成明賊 千刀萬剮不稱心
高樓捉住成小姐 賣與江湖取魚人 日打網來夜投罾 活活苦死他當身
把那賤人來磨死 成家聲名不好聽 艾汗正在潑口罵 牙床驚醒成鳳英
鳳英輕輕來扒起 新來丫頭叫幾聲 口口罵奴生身父 句句罵的奴當身
快把根由來說出 饒你殘生過幾春 昨日問你家何住 不住東門住西門
又問你的名何姓 不姓李來就姓張 如有半字說差了 叫你殘生活不成
小姐問此一番話 艾汗一聽失了魂 未曾開口先流淚 萬福姑娘在上聽
問我家來家不遠 不是無名少姓人 祖父在日天官位 祖母皇封誥命人
父親名叫張元祥 母親王氏名月英 叔叔名叫張元慶 定下婚姻成鳳英
母親生我人一個 乳名叫做艾玉春 父親上京求官去 一去三載未回程
家中失了無情火 萬貫家財被火焚 成明見我家落難 起了嫌貧愛富心
欲將二叔來害死 鳳英再嫁富貴人 用錢買動無錫縣 拿我二叔問罪名
苦打承招畫了供 收入監牢受苦辛 我母命奴去打聽 打聽實信報娘親
祖母要到無錫縣 代我二叔講人情 誰知半路得了病 回家一命即歸陰
祖母身後無殮葬 母親求化六兩銀 將我祖母收了殮 又思二叔在牢門
母親剪下烏雲髮 去換饅頭送苦人 奴家到了監牢內 會見二叔自家人
二叔牢中說的話 句句傷心苦殺人 可恨賊官無錫縣 每日公堂比賊銀
有了銀子二百兩 叔爺刑法鬆一鬆 沒有銀子二百兩 死在牢中無救星

多虧同學衆兄弟 週濟一百八十銀 二叔叫奴回家轉 措辦廿兩雪花銀
我母無處來措辦 只得賣了小奴身 萬福姑娘生慈念 饒恕奴婢狗命人

艾汗說得多悲切 嘆壞姑娘成鳳英
却說鳳英小姐聽了艾汗之言心如刀絞一把抓住艾汗之手叫了幾聲心肝乖乖我不
是別人就是你的嬌嬌成鳳英

小姐抓住艾汗手 心肝乖乖叫幾聲 你今把我當那個 是你嬌嬌成鳳英
可恨我父無道理 坑了張家大良人 眼望西門流下淚 喊聲嫂嫂王月英
婆婆死了你戴孝 絕了張家後代根 幸虧賣在奴樓上 別人買去了不成
倘若有了長和短 字字行行寫得真 哭罷一場方才了 忙到案上寫書文
輕輕磨動沉香墨 出賣七歲小姣生 上寫成氏親筆跡 拜上嫂嫂大賢人
你爲公子不打緊 半夜打發轉家門 王媽帶到我樓上 那知却是自家人
艾汗說出真心話 張家門前掛孝燈 人家孝燈只一丈 家家門戶掛紅燈
你看紅燈過去了 奴奴親自上你門 一到張家來吊孝 張家孝燈一丈零
守到次日天明了 四頂夫名上東京 奴家不知天官府 你做孝燈掛門前
三來叩謝大嫂嫂 包頭一方放當中 又有銀子五十兩 送與姪女艾玉春
篩子一把門前掛 方知天官大府門 小小包袱打一個 送你母女過光陰
奴家見此憑和據 兩頭封得緊香香 書信一封寫完了 手挽艾汗下樓門

轉灣抹角來得快 到了花園兩扇門 叮嚀莫向大街走 怕的巡更查夜人
若被他人來拿住 你的性命活不成 叫聲乖乖你去罷 我回高樓上面存
不說鳳英回樓去 再說七歲艾玉春 肩背包袱向前走 那管高低路不平
一頭走來一頭哭 半夜三更少人行 對着月光向前走 四牌樓在面前存
抬起頭來細觀看 認的自家一大門 艾汗站在大門口 手兒敲敲叫開門
却說王月英自把艾汗賣去以後一人坐在房中冷清清的到了半夜以後忽聽得有人
叫門倒像是艾汗的聲音如何半夜回來必定是逃走家來

月英正在孝堂內 耳聽有人來叫門 此刻三更人靜後 誰人敢叫我的門
莫非嬌兒回家轉 急急忙忙來開門 及至開門一看見 唬壞佳人王月英
一見冤家艾汗女 連推帶拉送出門 昨日爲娘將你賣 因何此刻轉家門
包袱是從那裏得 莫非偷了主家銀 王媽只叫快快走 艾汗急忙叫娘親
親娘昨日將我賣 跟了王媽上街行 東西南門無人問 王媽帶奴往北門
受主不是別一個 賣與成家綉樓門 夢中說出真心話 哭罵奸賊老成明
姑娘床上來聽見 細細盤問奴的身 爲兒一一從頭說 嘆壞嬌嬌成鳳英
多虧成氏心腸好 半夜打發我回程 若還親娘你不信 現有嬌嬌信一封
艾汗一直說到底 王氏一聽喜在心 連忙開了門兩扇 手挽嬌生走進門
就把包袱打開了 拆開姑娘書一封 一行一行看到底 喜壞大娘王月英
望着北門拜幾拜 謝謝賢良成鳳英 不是艾汗來搭救 十個艾汗九斷根

母女今朝重相會 生死不忘姑娘恩 手挽姣兒孝堂進 不覺外面天已明
母女坐在孝堂內 談談說說喜在心 只說母女難相會 那知今日又相逢
母女安排孝燈好 不禁天色已黃昏 王氏挽了艾汗手 且到外面看紅燈
燈球火把如白日 來到大門看分明 三街六巷多熱鬧 滿城百姓俱看燈
一對排燈前引路 上寫田苗五穀登 籬鼓打得叮噹响 邊爆連連不住聲
五子燈 六福燈 七星燈 八卦燈 一龍燈 二鳳燈 三才燈 四仙燈
又來一班十獸燈 五馬六獅頑得好 那邊又來一班燈 大娘抬頭仔細看
俱是前朝大古人 姜太公坐四不相 文太師騎黑麒麟 這班燈 是奇文
黃飛虎騎神板牛 武王坐在逍遙馬 南極仙翁白鶴乘 申公豹坐花斑虎
普賢白象坐上身 道德真人騎的吼 黃天化坐玉麒麟 陸壓道人乘的鹿
黃龍真人跨鶴行 李天王托黃金塔 哪吒脚踏風火輪 韋馱手執黃金杵
矮子却是土行孫 無道紂王失了位 誅妻殺子滅人倫 興周滅紂頑得好
萬古傳留到如今 鑼鼓喧天多熱鬧 又來三國一班燈 前頭粧的劉皇叔
赤兔馬上坐關公 烏騮馬上張翼德 單鎗救主趙子龍 三顧茅廬諸葛亮
五虎老將是黃忠 龐統巧獻連環計 周瑜赤壁用火攻 曹操兵敗八十萬
孫權碧眼鎮江東 三國古人頑得好 後面又來一班燈 第一宋江及時雨
後跟和尚魯智深 武松打虎稱豪傑 神州打播是燕青 善用水戰阮小七

李逵名叫黑旋風 時遷偷雞爲小盜 引誘徐甯上山行 水滸梁山燈已過
又來昭君和番燈 賣國奸臣毛延壽 娘娘琵琶馬上彈 可嘆漢王劉天子
悔恨奸賊把人坑 雁門關前來走過 落雁坡前把命傾 貞烈女子世上少
萬古留名直至今 這班燈兒頑過去 又來漁樵耕讀燈 漁翁執竿江頭釣
樵夫帶斧上山林 庄農老人去耕地 士人讀書跳龍門 這班燈兒頑過去
采茶燈兒愛煞人 菱角燈 荷花燈 白果燈兒兩頭尖 西瓜燈 就地滾
涼月燈 少半邊 兔子燈 團團轉 猴子燈 跳的凶 也有老來也有少
也有財主與鄉紳 大大小小人無數 紅男綠女來看燈 王氏看了多一會
匹開櫻桃把話云 走上前來忙開口 稱聲頑燈各位們 頑燈不到別處去
天官府外頑甚燈 我家婆婆歸西去 二叔打入監牢門 丈夫東京求官職
一去三載未回程 一家東零與西散 有甚心緒看此燈 王氏哀告多一會
衆人只當耳邊風 王氏此時動了怒 用手一指把話云 你們若是不散去
奶奶要罵你衆人 若是官府來頑燈 六部參詳革功名 財主鄉紳來頑燈
百萬家財火內焚 買賣客人來頑燈 半路之上遇強人 開張店面來頑燈
人命官司打上門 如是漁翁來頑燈 叫你翻在大江心 若是樵夫來頑燈
死在虎口當點心 庄家之人來頑燈 一年四季少收成 念書之人來頑燈
一世休想跳龍門 若是和尚來頑燈 轉世投胎變畜生 若是尼姑來頑燈
來世還要守孤燈 如是孩子來頑燈 跳跳就是斷了根 若是閨女來頑燈

死在娘家不出門 奶奶今日迴避日 門外鬼卒亂紛紛 遇見一個死一個
 方不在此來頑燈 王氏罵了多一會 罵散頑燈一班人 我把頑燈人罵散
 讓我張家掛孝燈 人家紅燈只一丈 我家孝燈一丈零 篩子一面迎門掛
 包頭一方安當中 金釵一枝為表記 上寫七歲艾玉春 孝燈掛得停當了
 手挽姣兒入孝門 王氏來到孝堂內 死鬼親娘叫幾聲 有靈有光來保佑
 保佑嬌嬌到家門 不表王氏殷殷望 再表北門成鳳英
 再說北門成鳳英坐在樓上暗中思想我約定今晚到張家而去只個形容怎麼去得
 待我換了衣服女扮男粧方好上路

姑娘坐在高樓上 要扮男粧換衣衿 秀士巾兒頭上戴 身穿鸚哥綠海青
 粉底烏靴登足下 象牙扇子手中存 端過菱花照一照 自己不知自己形
 打扮一場方才了 手扶欄杆下樓門 自出花園門兩扇 直上長街往前行
 不走大街走小巷 四牌樓在面前存 只見孝燈門前掛 上寫七歲艾玉春
 知道了來曉得了 此是天官大府門 手把門兒敲幾下 驚動孝堂王月英
 大娘聽得敲門响 想必嬌嬌到來臨 將身來至孝堂外 忙忙來開兩扇門
 抬起頭來一看見 連推帶揉送出門 慌忙就將門槓起 門外相公你是聽
 莫是爹娘打罵你 莫是逃學到來臨 莫是夫妻來口角 莫是偷情錯認門
 你把真情來說出 指條明路你去行 王氏一派問到底 門外鳳英把話云
 門外說話門裏聽 門內大嫂聽分明 不是爹娘打罵我 不是逃學到來臨

不是夫妻來口角 我把情由說你聽 家住無錫南門外 離城五里白家村
 爹爹有錢稱員外 母親看經念佛人 未生三男並四女 單生小生一個人
 乳名叫做白官保 入學官名白愛卿 日間從你門前過 看見大嫂美貌人
 小生來此無別事 特來陪伴你當身 若得大嫂相憐愛 不做忘恩負義人
 大嫂快把門開放 王氏一聽嚇吊魂 用手一指開言罵 大胆奴才了不成
 四牌樓前訪一訪 大娘可是等閒人 公公在日天官做 婆婆誥命老夫人
 丈夫東京求官去 二叔鬻門秀士身 你今快些去了罷 不必在此亂胡行
 若有半字不肯了 喊叫左隣右舍人 將你畜生來捉住 你是違條犯法人
 送你畜生官衙去 四十大板打你生 我今勸你走開去 喜壞門外假書生
 開口又說我不怕 斗大胡椒不辣人 送我到官我不怕 只望大嫂快開門
 你若不把門開放 小生跪在此間存 一直跪到天明亮 驚動左鄰右舍人
 倘若有人來觀看 叫你可要笑煞人 鳳英一派說到底 大娘一聽怒氣生
 王氏又乃開言道 大胆奴才了不成 讀書須當知禮義 一派胡言不成人
 我有數言來勸你 看你書生可知文 女調戲我節有罪名 男效才良正經人
 知過必改聽教訓 入奉母儀管不成 游鷗獨運來到此 散慮逍遙充甚魂
 外受傳訓不聽教 四大五常不在心 罔談彼短說胡話 孤陋寡聞嚼舌根
 始制文字不去習 捕獲叛亡捉你身 九州禹跡把堂上 驢騾犢特後代根
 送到戶封八縣內

坐朝問道將你審 聆音察理問分明 猶子比兒說差了 園莽抽條打你身

弔民伐罪定過了 誅斬賊盜下監門 老少異糧不見面 親戚故舊不知聞

同氣連枝來拆散 夫唱婦隨嫁別人 夫子溫良恭謙讓 畜生三思而後行

這是奶奶教訓你 豎起驢耳仔細聽 王氏說了多一會 門外笑壞假書生

開言又把大嫂叫 門內大嫂聽分明 我今與你非小可 五百年前結下姻

你正青春我正少 錯過良緣沒處尋 小生如此哀求你 鐵打心腸軟幾分

快快開門有話說 若不見面不回程 月英聽說如此話 高叫狂生細耳聽

我將好言勸化你 你仍輕狂纏不清 老娘保身無別法 自可懸梁保貞名

一日陰曹把狀告 牛頭馬面捉你身 月英說罷朝後走 門外唬壞成鳳英

鳳英一聽慌張了 忙把嫂嫂口內稱 你當我是那一個 奴是鳳英到來臨

女扮男粧來到此 門外試試你的心 嫂嫂不必尋自盡 開了門來就知情

成鳳英見嫂嫂要自盡了 唬得連忙說出真情 王月英仍不相信 恐他是假冒的 鳳英將

靴子脫下 露出三寸金蓮 月英在門縫裏一看 果然是隻小脚 王氏大喜 連忙把門開了

王氏一聽來站下 門外狂生你是聽 既然嬌嬌來到此 有何見證可為憑

鳳英門外粉靴脫 叫聲嫂嫂看分明 王氏門縫看一看 真是嬌嬌到來臨

連忙開門說請進 走進姑娘成鳳英 二人當下見過禮 鳳英開口把話云

成白嫂嫂呀 我被一頓好罵 王白嬌嬌呀 我被你一頓取笑 將身來到孝堂內 雙膝跪倒在靈前

二目吊下傷心淚 苦命婆婆叫幾聲 你在陰司可知道 可知兒媳到來臨

一來靈前燒張紙 二來為的小書生 婆婆神靈來保佑 一路平安上東京

叩頭四個來立起 又把嫂嫂口內稱 我在高樓不知道 那知張家大事情

恨人不恨別一個 恨的我父一個人 無故屈害二公子 實實難為嫂嫂身

言語得罪艾小姐 還望寬恕我罪名 成氏一派說到底 大娘又把嬌嬌稱

我今賣出艾汗女 幸虧賣到嬌嬌門 正是二人來談說 東方日出太陽紅

王氏一見天明了 廚房備飯已現成 一家三口用過了 鳳英即便把話云

嫂嫂把寫書和信 奴家即要上東京 找到大伯人一個 好代公子把冤伸

成氏只邊要書信 月英聽了不消停 急忙磨動沉香墨 提了羊毫筆一支

取過一張牙素紙 字字行行寫得真 上寫王氏三頓首 拜上丈夫自家人

你去求官三年正 那知家中大事情 便將家中一番事 細細從頭寫個明

望你早到家門內 好把二叔把冤伸 千言萬語寫不盡 花押畫在正當心

一封書信寫完了 拜托嬌嬌要小心 回頭又把嬌嬌叫 一路之中要留神

逢人只說三分話 莫把真情告與人 未晚之時先下店 不到天明莫動身

愚嫂叮嚀言共語 切切牢牢記在心 王氏一派說到底 鳳英開口把話云

嫂嫂吩咐我謹記 一路之中自小心 奴家今往東京去 要與公子把冤伸

家中一切全仗你 我今即刻就動身 得罪嫂嫂我去了 王氏大娘送到門

眼看鳳英他去了 不禁淚點落紛紛 悲悲切切孝堂進 專待丈夫轉回程

不表孝堂母女事 再表鳳英出門行
却說成氏鳳英別了嫂嫂出了大門。一路上東京而去。

女扮男粧無人曉 一心只奔東京城 行一里來又一里 過一村來又一村
逢水就把船來坐 早道驛車趕路程 在路行程來得快 早到東京汴梁城
無心觀看城中景 尋個招商安了身 不說鳳英來等考 再說君王有道人
末白鳳閣龍樓萬古千秋白 孤家大宋天子在位 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今當大比之年 內
臣雜自有未白 宣張元祥上殿 雜白領旨 萬歲有旨 宣張元祥上殿 生白領旨 忽聽萬歲
詔舉步來上朝 臣張元祥見駕 願吾主萬歲萬歲萬萬歲 末白卿家平生今當大比之年
命卿主考 生白領旨

金殿領了萬歲旨 謝恩出了午朝門 吩咐左右開貢院 聚集天下讀書人
鳳英坐在招商店 聽說萬歲開選門 忙把紙筆收拾好 頂了夫名入朝門
一連三場考畢了 不知那個中頭名 各人回轉招商店 只等大人發榜文
招商住下成氏女 再說元祥張大人 考畢入朝忙啓奏 欽點御筆小門生
狀元本是無錫縣 就是張元慶一人 大人一聽心內想 與弟同姓又同名
低下頭來心內想 其中必定有奇文 辭王忙把金殿下 元祥回到府衙門
忙把帖子寫完備 命人去請狀元身 家人奉命忙忙去 請了新科一貴人
鳳英來至主考府 拜見主考張大人 會客廳上見過禮 元祥開口把話云
本院有句心腹話 特請貴人到來臨 我有兄弟人一個 住居姓名與你同

因此請你來相見 兩目形容並不同 看其這等多模樣 其中必定有原因

元祥仔細問到底 鳳英跪下把話云 大人問我真心話 我是含冤負屈人
家住江蘇常州府 無錫縣內正北門 父親成明爲官職 我名叫做鳳英
自幼父親把親配 配與天官二書生 不幸天官歸陰去 萬貫家財被火焚
上年元祥求官去 一去三載未回程 只恨我父心腸恨 要害張家一滿門
買通賍官無錫縣 板害公子下牢門 奶奶要把人情講 陡得大病命歸陰
王氏嫂嫂無法想 求化棺材殮娘親 公子牢中要銀兩 出賣七歲小姣生
艾汗賣到我樓上 方知家中一段情 瞞了堂上奴父母 女扮男粧下樓門
我到張家去吊孝 頂夫名字上東京 多蒙上天來保佑 大人點我狀元身
說罷忙把信取出 嫂嫂親筆呈大人 大人信件看完了 猶如天雷打在身
叫聲弟媳快請起 且到後邊去安身 只等明日天明亮 金鑾殿上把本升
却說宋王天子升殿文武大臣東西排立 宣傳官喊道 有事出班啓奏 無事捲簾退朝 話
猶未了 只見張元祥跪在丹墀 將二弟之事 一一奏於聖上

元祥上前來啓奏 吾主萬歲納微臣 微臣有件冤枉事 奏與吾主萬歲聽
臣父在日將官做 就與成明結下婚 不幸我父歸西去 萬貫家財被火焚
成明告老歸家去 做了嫌貧愛富人 買通賍官無錫縣 哄騙臣弟入衙門
屈打成招畫了供 打入牢監虎頭門 多虧賢良成氏女 女扮男粧上東京
頂臣二弟名和姓 萬歲點他狀元身 臣在京中爲官職 臣弟監牢受苦辛

元祥一本奏到底 萬歲聽了怒生嗔 罵聲奸臣成明賊 不應這樣亂胡行
聖上又把元祥叫 准你回家把冤伸 孤王今日加封你 吏部尙書你爲尊
賜你一口上方劍 先斬後奏見寡人 牢中取出張元慶 重辦無錫縣一人
鳳英本是貞烈女 將功折罪恕他身 夫婦奉旨將親配 狀元給與元慶身
元祥聽說心中喜 謝恩辭出朝房門 將身到了自己府 就把弟妹叫一聲
金批令箭交與你 去到無錫一座城 牢中提出我二弟 等我回家把冤伸
鳳英領了金批箭 別了大伯動了身 在路行程來得快 到了無錫一座城
將身走進無錫縣 只奔監牢虎頭門 先將丈夫來救出 香湯沐浴換衣巾
狀元冠帶來穿起 捉拿賊官一滿門 賊官打入監牢內 只等大人轉回程
吩咐一聲來打轎 只奔張家大府門 二人雙雙來下轎 來到孝堂裏面存
王氏拉住艾汗手 慌忙移步出來迎 一家四口孝堂進 放開官步往內行
一家四口團圓會 東京來了張大人 大門外邊下了轎 發往雲南去充軍
將身來到孝堂內 向前先拜老娘靈 捉住成明打四十 忽報皇家聖旨臨
兄弟又把四鄰謝 發出銀子散窮人 元祥不封別的位置 翰林學士他當身
弟兄二人忙接旨 跪聽宣讀自分明 成氏娘子多賢德 封爲賢良正夫人
王氏娘子多賢慧 封爲一品正夫人 勸人須要存心正 不可奸狡把人傷
欽賜夫婦成花燭 一家大小謝聖恩 不過來早與來遲

善惡到頭終有報

